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東瀛才女

小華生，居日本之神戶，固小家女子也。秉性穎悟，秀外而慧中。涉書史，解吟詠，書法亦秀逸。在家無所事，見藝妓之撥琵琶侑觴者，得金錢獨夥，心竊慕之。乃改習三弦諸技，兼學歌曲。按節發聲，響遏行雲，雖老妓師自歎弗如，鄰家姊妹咸曰：「藝成矣，可出而應客矣。」第耽在鄉里作此生活，乃航海至滬。時四馬路最為熱鬧，賃樓三楹，小憩行裝。東瀛女子多來滬北設屋賣茶，特其品甚賤，捉臂捺胸，備諸醜態，大雅所不屑至。女初至見之，心竊鄙焉。因此聲價自高，凡遇俗賈市商，輒不酬接，甚或加以白眼，於是名亦不甚著。

有倚愛樓主者，風流倜儻人也。道過申江，停蹤旅館。素知滬上為煙花淵藪，思來一擴眼界，特涂脂抹粉者，多不當意，遍訪數家，輒未許可。忽聞人言：「有東洋茶樓者，即妓館也。」爰笑謂其友曰：「食指動矣，他日我如此，必嘗異味。」時已薄暮，令友導往。凡曆數家，輒曰：「此牛鬼蛇神也，何所見不逮所聞耶？」至小華生所，一見如舊相識，情話斐，良久不去。友人知其意之所屬，特呼咄嗟筵，為之洗塵。酒綠燈紅，歌聲忽發，悠揚宛轉，令人之意也銷。於是兩情益密，遂留宿焉。生固工寫生，臨別索姬畫像以去。九月中，以勾當公事，復過滬上，偷閒訪之其家，小華喜甚。生袖出姬像示之，拈花微笑，維妙維肖。生日必一往，鴻爪雪泥，為之勾留者，殆浹二旬。時生方有朝鮮之行，捧檄遄征，未遑羈滯，黯然銷魂，惟別而已。小華特吟四絕句以送其行，其詩云：

問從別後愁多少？一幅生綃替寫真。
可惜丹青徒費手，不傳幽恨只傳神。
自推小卷自題詞，珍重才郎筆一枝。
□八年來成底事，匆匆已過畫眉時。
海國飄零弱絮多，傾城名士渺山河。
記從一識蕭郎面，重唱人間《得寶歌》。
別已匆匆見更難，漫揉清淚當珠彈。
一痕鴻雪留君袖，願把新詩當妾看。

後題云：

倚愛樓主重過滬江寓樓，歡然道故，蓋別已三月矣。袖中出小冊以示，乃為儂寫照。似耶？非耶？惟主人知之。主人自六月東歸，重陽風雨，又將航海北游。命自題詞以存爪印。竊念異域羈身，竟得文章知己，豈佛家所謂緣耶？勉成四絕，不可為詩，一片至情，當隨君北去。明治□九年□月□日大日本女子小華生自題並記。

明慧如此，即中華女子，尚所罕見，況日本乎哉？生話其事於友人花影墨巢，均有題詞，亦並錄焉：

《歸國謠》兩解

人去也，夢又闌珊燈又□。猛記別離情話，生綃儂替寫。深淺翠眉誰畫，過時幽恨惹。鴻雪一痕留下，與郎思索者。
人去也，顧影驚鴻翩然下。不辨是詩是畫，墨痕和淚瀉。東望海雲樓樹，相思無翼借。聞說翠深紅亞，個儂猶未嫁。

七絕四首，云：

長裾高髻自生妍，綠慘紅愁亦可憐。
豔絕江郎一枝筆，替傳幽怨補情天。
無言獨立只凝眸，萬種傷心萬種愁。
一把淚絲收不住，可能流到海東頭？
漫矜標格冠群芳，小豔疏香易斷腸。
一種櫻花好顏色，教儂惆悵憶姚黃。
綺夢年年感不禁，墜歡秋蒂渺難尋。
無端一幅生綃影，酒冷燈昏惹恨深。

小華曾往京口，旋即返，以其地多碩腹賈，不解文字飲，莫有知其才者，故不能久留也。旋日本領事禁妓之令下，倚市門者群然返國，小華當亦在逐中。天南遁叟於壬午癸未兩年自粵旋吳，每逢宴會，輒招小華為席糾，主觴政，相契數載，初不知其能詩也，亦可謂交臂失之矣。

時有阿中、阿超、阿玉者，皆同在滬北，而豔名早著者也。

阿中，西京人，年僅□五，姿容妍麗，體質■粹，顏色如桃花，紅豔欲滴，又如曉霞將散，薄暈上腮，愈增其媚。初在西京學歌舞，隸於樂籍，時應客招，第所獲金錢不多。適鄰家姊妹來滬，多有弋厚利回者，輒生豔羨心。大坂有女子曰綺玉者，自恃其美，意在炫售，遂與阿中偕來，居於寶善街之會香亭。一日，華嚴外史集諸同人於酒樓，欲擴眼界，遽飛箋召之。為之介者，嘯雲生也。錦衣繡狀，豔絕冠時，與諸華妓參錯列坐，菊秀蘭芳，並極其妙，粉白黛綠，各復鬥妍。阿中危坐不語，故作矜持。華妓琵琶既闌，亦彈三弦以侑觴，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不知其云何也。坐中華妓俱偷眼視阿中，阿中亦復流波注目，視不轉瞬，俱若自負其容之美者。阿中眉目位置，並皆端好，所微不足者，□指不能纖削耳，至於裙下雙鉤，可勿計也。阿中自此聲譽頓噪，招之侍酒者殊不乏人。阿超神戶人，瘦而不弱，清而能腴。評者以阿中為環，阿超為燕，並皆佳妙，洵非虛言。

阿超本小家女，曾於學校中習女紅，讀書史，旋以廢學，為女師所黜，乃日趨於污下。西鄰有阿朵者，年始□四五，已解為倚門生活。己卯春，天南遁叟航海作東瀛之游，道經神戶，與琴溪子游涉山林，行歌互答，偶登諏訪山浴溫泉，歸途遇二女子，目而豔之。時叟方托友覓妙人，翌日，有應召來者，即所遇之一也。小名阿朵。攜之遍遊浪華，縱觀博覽會，留九日別去。秋間回滬上，相良特設盛宴為叟洗塵，招集東瀛女子□許人，類皆皓齒明眸，纖■入畫，詢之，則皆西人之外室也，月界金餅數□枚，故容飾炫麗若此。中有一姝，淡妝素服，似曾相識，細憶之，即前時與阿朵偕行者也。問來此幾時。以前月對。詢阿朵近狀。即於行篋中出阿朵致遁叟書。相良指首座者曰：「此即遁叟也。」乃含睇含笑，重與叟言，叟始知其名為阿超。超曾至香海，以憚炎蒸，重返申江，寄居虹橋左畔，不設茗肆，有相識引致者，始許入室。善烹調，然華人殊不適於口。能作草書，紫蛇挽蚓，勢亦飛舞。讀唐詩瑯瑯上口，惟按其字句，詳其格調，殆弗類也。壬午癸未兩年，遁叟自粵還吳，阿超尚在，容華煥發，更勝前時。旋以母病回國。臨別出小象贈叟，並繫一詩云：

雲萍吹合大瀛中，兩地因緣兩度逢。
君自勾留儂自去，從茲勞燕各西東。

阿玉，東京藝妓也。日東多以玉名女，猶粵東之以珠稱娘也。少小即解音律，歌尤宛轉悠揚，銷魂蕩魄。泰西有貴官蒞至，選擇女子五□人習舞，以備宴會，一時新橋柳橋之藝妓，陡空其群，玉亦在選中。長袖翻雲，彩裙覆鳳，開合前後，進退疾徐，無不中節，觀者擊掌稱善，名由是噪。浙人陳鳳巢實於日東，與女往來最密，有齧臂盟，誓相嫁娶。爰以五百金畀其母，一舸鳴夷，載之俱西。無何，陳死，玉無所依，流落滬上，重抱琵琶，僦屋四馬路，與小菊同居。菊年稚於玉而美不逮。客來，彼此酬應，絕無猜妒。小菊能作擘窠大字，左右鄰門上桃符，皆其所書，筆致楚楚，見者不知其出自日本女子也。玉能畫山水人物，畫成，小菊為

之題字。顧地既卑下，往來者皆俗客賤賈，自調笑褻狎外，無有過而問之者。碧霏軒主，風雅士也，以招妓侑觴，數見不鮮，遂欲別翻新調，歷訪三日，乃得玉菊，告於天南遁叟曰：「此兩姝皆尤物也，盍往觀之？」遁叟以「此中豈有佳者，君殆皮相耶？」固邀始去。既至，則容色花妍，肌理雪白，頗可人意。各擁其一，圍爐對酌。酒半，一歌一舞，容與翩躚，備極其樂，遁叟為罄無算爵。碧霏笑曰：「先生亦相皮者耳！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」相與大噱。碧霏固能六法，乃教玉以鈎勒皴染諸法，甫半月，已得其神似。玉自此賣畫自給，不復作倚門生活矣。意欲嫁碧霏而赧於啟齒，每見遁叟，必諄囑招碧霏來。遁叟知其意，曰：「吾終當為小妮子成此美事，免至淪落天涯歎失所也。」碧霏家貧，藉筆墨以餬口，聞冶梅諸君皆以畫名東瀛，往無不利，因此東遊之興勃然。意亦欲得玉，使其調黛研朱，拂箋捧研，為指臂助，且可為東瀛導師，不止解旅窗岑寂也。憚其索身價奢，未敢言。知遁叟代為撮合，喜甚。碧霏斷弦已久，今以重續鸞膠請，居佻儷列，故不費一錢，竟得阿嬌，藏諸金屋。時小菊亦已擇人而事。於是三人結伴偕行，布帆遂發。是日姊妹行送行者以□數，擊鮮烹肥，置酒為壽，豪絲脆竹，興會淋漓。酒酣，玉起半跪遁叟前，解胸前所佩玉一方，為叟繫於襟上，曰：「感君成就姻緣簿，得諧所願，以此為贈。後日見此，如見妾也。」叟凄然稱謝。玉遂東去。

天南遁叟曰：「天下之至無情者，莫如日本女子。其為客妻，閱人如傳舍，絕無所動於中；數年聚首，臨別絕無依戀色。問其有柔情繾綣，韻致纏綿，如膠漆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乎？無有也。至於男女同浴堂，共羅帳，裸體相對，毫不避些子嫌，抑何了無遮礙，達觀洞識若是哉！中國男女之事多以情，感情之所至，至有貫金石、動人天、感鬼神而不自知者。日女之薄於情也，在不知貴重其身始。然其為人客妻，亦有足取者：付以篋笥，畀之管鑰，而絕無巧偷豪奪之弊，此則中國平康曲院中人所不及也。嗚呼！風猶近古歟？」